

# 真实的毛泽东

MAO ZE DONG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充满智慧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毛泽东

李敏 高风 叶利亚◎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真实的毛泽东

Mao  
REAL  
Zedong

李敏 高风 叶利亚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同志的回忆/李敏 高风 叶利亚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0

ISBN 7 - 5073 - 1547 - 9

I. 真… II. 李… III. 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510 号

---

总策划：叶子龙

主 编：李 敏 高 风 叶利亚

编 委：李 敏 高 风 叶利亚  
傅 援 金 戈 孔继宁

策 划：叶利亚 傅 援 孔继宁

编 务：刘 曦 谢华基 林耿耿  
叶 纯 李 莉

---

## 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

主 编/李 敏 高 风 叶利亚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李 莉

---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

787 × 1092mm 16 开 31.25 印张 63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73 - 1547 - 9/A · 151 定价：48.00 元

---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虽然与世长辞已 27 年，他的光辉形象却始终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今天的中老年人爱戴他、怀念他；今天的青年人崇敬他，渴望更多地了解他，希望能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逝世后，国外出版的某些图书和杂志，对毛泽东进行了恶意的丑化。国内也有个别图书和杂志，胡编乱造、违背事实，歪曲了毛泽东的形象。鉴于上述情况，跟随毛泽东 27 年的老秘书叶子龙同志生前提出，要编辑一本《真实的毛泽东》，澄清有关毛泽东的不实传说，让人们了解毛泽东对他身边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爱，身边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以及这些工作人员忠诚保卫毛泽东、为毛泽东服务的真实情景。

叶子龙同志的倡议，得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之际，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军事参谋、警卫、医生、护士、机要员、管理员、炊事员、乘务员、司机、摄影记者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所见所闻，写成回忆文章，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情感的各个方面。人们通过这些文章，可以走近毛泽东，更清晰地了解毛泽东，看到一个真实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他的光辉思想教育和影响了我们几代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军事思想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艺术，指导我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

毛泽东是一位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劳的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毛泽东是一位感情丰富、充满爱心的领导人，他对战友、朋友、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感人肺腑。

毛泽东是位诗词大家和书法大师，他的诗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雄伟壮观，是中华民族诗词艺术珍品；他的书法造诣精深，走笔流畅，雄浑奔放，是当代中国书法艺坛中的精品。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真实故事。

《真实的毛泽东》一书的出版，我们希望：为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为文学艺术家提供塑造毛泽东形象的真实素材；为广大干部提供为党、为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典范；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以及刻苦学习、敬老尊师的生动教材。

编辑出版这本书，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和缅怀之情。

编者

2003年12月26日

前 言 .....	1
杨尚昆·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	8
王 芳·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	16
黄 瑶·毛泽东与他的大警卫员罗瑞卿 .....	21
黄有凤·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	28
张耀祠·毛主席对人 对事 对子女 .....	34
赵晓洋·毛主席和他早年的秘书黄祖炎 .....	39
周伯龄·回忆毛主席对机要人员的关怀和教育 .....	43
傅连璋·毛主席是我的入党证明人 .....	47
金 城·在毛主席关怀下 .....	52
陈 其·在毛主席身边做机要工作 .....	59
黄树则·深藏在心中的记忆 .....	62
徐肖冰·延安往事 .....	69
吴印咸·我在延安为毛主席摄影 .....	74
邓 洁·毛主席，一代伟人 .....	77
苏 菲·回忆在毛主席身边的趣事 .....	80
贺清华·回忆毛主席在延安 .....	83
董秀英·记忆犹新的几件事 .....	89
慕丰韵·永远怀念毛主席 .....	92
赖庆来·毛主席与他的大管家赖祖烈 .....	95
李质忠·毛主席关心机要工作 .....	98
古远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	101
蒋 英·毛主席的故事 .....	108
齐吉树·难忘主席关爱情 .....	111
孙振法·忆枣园时期的毛主席 .....	116
郝芝兰·我在毛主席家当保姆 .....	121
任玉洪·我心中的毛主席 .....	124
龙飞虎·伟人的风采 .....	127
延永生·毛主席为我请医生 .....	132

- 王振海·毛主席送我布鞋和金星钢笔 ..... 134
- 刘长明·大决战中毛主席的指挥艺术 ..... 137
- 石国瑞·陕北风雨夜行军 ..... 141
- 车平路·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日子 ..... 144
- 叶子龙·回忆毛主席 ..... 149
- 申虎成·幸福的回忆 ..... 160
- 田 畴·深切怀念敬爱的毛主席 ..... 163
- 吕诚华·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 166
- 宋志学·毛主席和我们三次握手 ..... 168
- 李银桥·回忆毛主席 ..... 173
- 金武森·忆毛主席撤离延安 ..... 182
- 孟昭哲·“喜欢看书是好事” ..... 185
- 赵学政·毛主席在城南庄 ..... 187
- 阎长林·毛主席的决策和预见 ..... 189
- 高 智·回忆和毛主席第一次照相 ..... 194
- 罗光禄·回忆毛主席 ..... 196
- 高富有·难忘的行军路上 ..... 204
- 彭润田·我为毛主席的通讯服务 ..... 207
- 韩桂馨·我在毛主席家中工作 ..... 211
- 马武义·毛主席生活散忆 ..... 214
- 马尚志·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 ..... 218
- 师 哲·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 ..... 222
- 李家骥·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 233
- 武象廷·记忆深刻的两件事 ..... 240
- 侯 波·到伟人身边 ..... 245
- 崔晞陆·毛主席在莫斯科 ..... 249
- 原毛主席专列乘务员·毛主席洒给专列的爱 ..... 254
- 冯桂英·珍藏在心底的记忆 ..... 260
- 张文健·“毛主席对人真好” ..... 264

张木奇·回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和教育 .....	266
杨复沛·幸福的星期日 .....	268
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	270
逢先知·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	279
徐 涛·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 .....	287
李家骥、杨庆旺·毛主席和他的卫士封耀松 .....	295
沈 同·毛主席为我们夫妻做主婚人 .....	303
李连成·难忘的深情 无限的思念 .....	306
王鹤滨·记忆中的两件事 .....	310
郑学文·我为毛主席查血 .....	315
朱宝贵·跟随毛主席游泳 .....	316
曲琪玉·写在心底的怀念 .....	319
吴凤君·难忘的中南海岁月 .....	322
柴守和·终生难忘的一次谈话 .....	326
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 .....	328
韩阿富·我为毛主席当厨师 .....	333
田云毓·毛主席和我谈心 .....	335
张国兴·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 .....	338
苏 勤·毛主席教我为人民服务 .....	343
李 欣·向毛主席汇报农村调查 .....	346
王宇清·毛主席在三峡作调查 .....	349
王爱梅·流动的中南海 .....	353
何廷一·为毛主席保驾护航 .....	359
刘学骞·在新中国第一专列上 .....	365
李秀湘·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几件小事 .....	368
李越然·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 .....	370
柏 灵·毛主席关心我们学文化 .....	378
王明富·名誉校长毛主席 .....	383
朱德魁·我为毛主席开车 .....	387



Miss  
Zouma

真实的毛泽东

目录



吴冷西·毛主席要求记者实事求是 .....	391
吴连登·怀念毛主席 .....	396
钱水桃·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 .....	401
舒世俊·我给毛主席拍电影 .....	404
程汝明·为毛主席当厨师的点滴回忆 .....	408
曾文·“大闺女哪有不出嫁的道理” .....	410
马全发·伟人之间的关爱 .....	412
张仙朋·为了人民 .....	413
沈剑心·毛主席安排我们去基层锻炼 .....	423
陈娟美·用照像机记录主席的形象 .....	427
吕厚民·铭记心头，终生难忘 .....	429
石振茹·警卫战士怀念毛主席 .....	432
林克·我知道的毛主席 .....	434
顾作良·忆庆祝毛主席七十岁生日 .....	439
钱嗣杰·在毛主席身边摄影的回忆 .....	441
张景芳·幸福的回忆 难忘的教诲 .....	444
王宇清·回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	451
杜修贤·我是毛主席的最后一名摄影记者 .....	456
谢静宜·回忆在毛主席身边时的几件事 .....	460
陈长江·注重调查研究，让工作人员辟谣 .....	466
俞雅菊·为毛主席做护理工作二三事 .....	470
唐由之·我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 .....	474
张玉凤·毛主席病中诵读《枯树赋》 .....	479
周福明·毛主席在最后的日子里 .....	482
耿福东·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 .....	487
中南海毛主席故居·菊香书屋写真 .....	489
后记 .....	493

##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杨尚昆



杨尚昆，男，四川省潼南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起先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央研究局副局长，中共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直属纵队司令，中直党委书记，中直机关警卫司令等职。建国后至1966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直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书记处书记等职。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



1954年，毛主席与杨尚昆（右三）、程潜（左六）、王季范

（右六）等在南口。

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院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 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讨了九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任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sup>①</sup>；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

<sup>①</sup> 时太行、太岳、冀南已成立联合办事处，1941年冬发展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磨擦斗争中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六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

##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

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4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员，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九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六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

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三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

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三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四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

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

选自《杨尚昆回忆录》



1954年，毛主席同杨尚昆合影。



## 回忆毛泽东

胡乔木



胡乔木，男，江苏省盐城县人。1930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谈话开始时，有同志提出如何评价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对1940年后延安文艺界的问题有一些说法。）

这份广播稿的发表是在整风后期了。你们看，其中讲“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就是在后期才有的说法。这一说法不可靠。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主席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为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这份广播稿讲到：“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是对的，如指出“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等等。这些想法恐怕不会是写在文章上的，有的可能是毛主席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还是杂文时代”，是有这篇文章。说现在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也是有的人在同毛主席谈话时提出来的。这里面说得比较笼统。“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学艺术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广播稿讲座会的背景，这些话是实在的。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

\* 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鲁振祥、龚育之、郑惠、石仲泉、邱敦红、张高富。